性理大方書卷之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敕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

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
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
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
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
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
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
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
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

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
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
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
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
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
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
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
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
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

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天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

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

聖人因事以制名

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金可以比氣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性無不善

惡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善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爲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

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
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
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
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
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
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
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
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
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

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
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
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
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
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
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卽理也如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
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
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
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

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因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一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

就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

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
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
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
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
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
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
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
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
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
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

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
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
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
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
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
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
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
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
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

韓公見識於明道

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旣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識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

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書纂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旣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旣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

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旣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藴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貞靜之說以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藴而性之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

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
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
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
是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
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
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
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
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
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
者性之真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

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

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

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卻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得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爲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

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

極本窮源之性

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

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〇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〇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

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

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徤而徤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

勢極重者不可反

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之字爲性字姑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

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

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

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乳之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

三人所見各異

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須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

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巳○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

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
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
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
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
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
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
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
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
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
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

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

告子見闢於孟子

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大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

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
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
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
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
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
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
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
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
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
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

路知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爲親切

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狚之性即靈豬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狚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其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

天地和平之氣

程張不易至論

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
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
性外别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
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
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
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
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
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
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

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

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卽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卽是理有性卽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

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

則又弁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

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池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欒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

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

故有所以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

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
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横植物頭向下枝葉却
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
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
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
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
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
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
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
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

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以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理氣言之所以[illegible]十日天地之氣言其[illegible]天
地之氣言其[illegible]字口說五十[illegible]然人氣[illegible]字天
也合[illegible]一字來說氣[illegible]字以說五十說氣人身合
數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
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
曰言語者必以二字[illegible]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

性理三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揚食我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

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

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

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

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當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性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

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黒多處便都黒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

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

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淸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淸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

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禀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

質說方備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寛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寛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

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
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
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
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
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
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
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
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
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
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

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禀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禀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爲知未必皆達於理則

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
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
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
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
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
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
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
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
以美言其實未甞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
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

謂賢者是得剛柔之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

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止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禀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禀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禀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

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禀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

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

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沈僴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僴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于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

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
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
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于
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
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
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
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
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

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晴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

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栁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

道學之功天

孔孟言性之異

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

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

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乎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旣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

張程有功於聖門

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

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

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爲水水却本清椀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

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
這且是衮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
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
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
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
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
〇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
此两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
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
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
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
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又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
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
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
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

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得這箇
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
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
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
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
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
不成不喚做水〇【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
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

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黙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静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

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禀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

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說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性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荅告

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

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聖人性之而全其天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呼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

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
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
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旣清則本無濁固
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
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
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
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
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
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
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

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粹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

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横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别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

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爲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諸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

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
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
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
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
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
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
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
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
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

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淸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

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

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

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褁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

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不齊者
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
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
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
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
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
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
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
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

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

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

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禀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

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

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禀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禀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禀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

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
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
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
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
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
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
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
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
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禀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

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眞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淸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

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平岩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禀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

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淸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汚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淸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

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寛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

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

所汚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皆是性也實具於五

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
爲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
人之生也氣稟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
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
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
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
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
斯言盡之○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

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更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本

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汚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漏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以下兼論命○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

君子以義安命

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為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

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禀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絶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禀則有淸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値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説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淸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淸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别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

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
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
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
氣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
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
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
是兼氣禀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
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
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
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

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数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

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説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

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

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糅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

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
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
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
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
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
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
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
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
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
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

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人之稟氣

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爲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

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那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與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

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其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覺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

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下

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

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説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説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説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

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皆不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

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

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

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温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為才○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

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禀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

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
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
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
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
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
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
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
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曰孟子與
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

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邪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説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

北溪陳氏曰不是大賢不能大賢猶言大有德者之
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做得
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于
而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皆言才
發善不也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好
論須如伊川氣質之說方備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二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
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
張天祺昔甞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
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
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
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心定其言重以舒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

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巳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賛化育賛則直養之而巳○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强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凉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巳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

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

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

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

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内○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

某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
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
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
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
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
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
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
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
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
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

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

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秉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

其所以爲心者既甞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虚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其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

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

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

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卻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

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旣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

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
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
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
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卽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
是人欲（一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
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
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

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

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

那處截做巳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
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
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
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巳發抑未發曰喜怒
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
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
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
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
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
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

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一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人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一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

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寐有主而寤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

後萬物之有春育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
之藴故虚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
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
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寤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
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
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
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
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
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

之内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
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
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
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
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
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
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
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曰此說
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
慎悖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
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
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
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
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
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
人見書便不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
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

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
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
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
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
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
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
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
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
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
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正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

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
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病
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
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
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
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
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
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
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
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

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

事而某所見之謬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
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
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
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
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
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
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
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
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

道心如將

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别曰這箇畢

竟是生於血氣○心定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
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
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
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
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
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
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
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
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

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淸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

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〇問其嘗著心說云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
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
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
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
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
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
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
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

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静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値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

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眞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

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

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

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其不見其切於已謂之

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

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

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

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

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

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

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

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通無

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

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

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奥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藴者心也

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黄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説虚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説虚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説虚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説若看不分明又

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爲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

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

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
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
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
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
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
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
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
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
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
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

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

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孔子極盡此心之量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眞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末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
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旣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

開萬世心學之源

時只可謂之中夏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

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切而近至小而大至微而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萬世心學之綱要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存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

大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爲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

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

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
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
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
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
說且是難於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
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
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
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
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

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
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
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别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
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
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
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問靜是性
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
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

箇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
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
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
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
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
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
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不欲仁斯失其仁

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
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夭仁乃
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
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
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
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
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
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
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
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

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
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
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
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横渠云心統性情者
也旣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
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
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
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説最爲穩當如前二程先生説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説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虚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虚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横渠説得好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説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

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
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
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
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
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
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
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
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巳動心包得巳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巳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叚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説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辨
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
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
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
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
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聖人氣清而心正

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别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

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康節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

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

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
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
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
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
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
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
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

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

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内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

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
以統情性而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
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
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
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
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
功
西山眞氏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
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

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已下論定性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有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

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

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
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
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
亦定静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静
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
定静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
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
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
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
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

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

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

之是非纔見巳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巳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

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

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

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
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君以心有內外則
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
順應是第一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廓然
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
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
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絶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絶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

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太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

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已下論情意○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

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

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下論志氣志意）○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

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

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閒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趣向期必之意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顏子以聖人自期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君聖君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

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思慮）○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

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

戚不靜也

覺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

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温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三